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十九回 赴東河巡三門砥柱 登北岸睹隻手拔船

且說四個突如其來的盜匪，被燕兒刺死了一雙，遁然而去。他們為何要行刺林公呢？其中卻有關係。

原來張保仔倚仗穆彰阿，本來早可升任總鎮，只為當時林公身任御史，揭參一本，未得擢升，還命他去剿滅海盜，故對林公深懷恨，結下仇怨。後來保仔因捕盜有功，調署山東協鎮，忽見宮門抄，林公已擢升河督，料必要進京陛見，必定經過山東，不如中途下手，將他刺死，以報往日之仇。打定主意，即遣心腹，趕往南京密探，得悉林公已啟程進京，即行回報。

張保仔即命鬪海蛟周豹、獨角龍李彪、金錢豹濮鵬、九頭烏許勝四人扮作響馬，候在山東道上行刺。這四個本是海盜出身，都有飛簷走壁之能，萬夫不當之勇；以武藝而論，燕兒哪裡是他們的對手。只因林公是一代名臣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故爾被燕兒用太陽針把濮鵬、許勝刺死，當時李彪、周豹誤會林公手下有能人保護，不知就裡，故才退去。若然曉得只有個燕兒在室，早就破扉直入，林公的性命就難保了。

當時李、周將濮鵬、許勝馱回去，正欲施救，哪知兩人身體發直，早已氣絕身死，細細檢查，才見眼中流血，才恍然大悟，是被太陽針刺死的，只好照實稟報張保仔。保仔不覺切齒道：「這是閩門暗器，足見仇人身邊沒有英雄好漢，你們二人當時為什麼不衝入室中，把姓林的腦袋砍下？」周豹答道：「上次姓林的丁憂回裡，咱們奉命去行刺，內室中只有一紅娥防守，咱們正與她奮鬥，不料鑼聲響亮，一班差官齊來接應，以致不曾得手。今番未見紅娥，卻另有一個女子，大約就是她放的暗器，當時因見兩個兄弟栽倒，又不知中何暗器，急於救人又恐裡邊另有能人埋伏，所以不敢冒昧殺人。」保仔聽他說得有理，就叫周豹到帳房中取銀兩，買棺收殮二屍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林公來朝起身，大家並不提及昨夜之事，進過朝點，只管套車動身。一路曉行夜宿，直到北京，投前門外高升客棧，安頓眷屬，休息一會，帶著常福進城。先往吏部報到，順道謁見大學士潘世恩、戶部尚書王鼎。王鼎視林公為生平第一得意門生，特設盛宴為他洗塵，直到下午散席回寓。本來外任三品以上大員進京陛見，最快要隔十天半月，因為有關係的各衙門，都須上下打點才得召見；今番林公只等得兩天，即蒙宣宗召見；原來是由尚書王鼎替他奏明的。當林公請訓時，宣宗諄諄面諭，謂：「黃河工程重要，數百萬人命財產，賴以保障；歷任河督玩忽要工，崩堤決口，時有所聞，不獨人民損失浩大，就是國家賑災修堤，耗費也不在少數。朕素知卿辦事幹練認真，特擢此要缺，到任以後，務須切實整理，清除積弊，上替國節資，下替百姓造福，那才不負朕的美意。」林公遵上諭，謝恩陛辭而退，即日向各衙門辭行。正擬挈眷赴任，恰巧王錫朋、李廷玉來寓請謁。林公立即延入客室，分賓主坐下。廷玉說道：「與大人在漢水一別，光陰迅速，已有三年多了。門生本擬早來聽命，旋因父母相繼去世，今春才得終制。此次與錫朋兄來京遊玩，得悉大人榮任河督，專程同來叩賀。」林公說道：「二位來得正好，我正愁缺乏隨員，未知二位可能立刻隨我出京麼？」廷玉答道：「上次有負提攜盛意，現在敢不執鞭隨行。」錫朋接口道：「承蒙大人不棄駑駘，願效馳驅。」林公說道：「不必客氣，二位就去收拾行裝，到盧溝橋相會吧！」李、王二人應命退出，自去收拾行李。林公馬上付清宿費，僱坐驢車，挈眷出京。

道經盧溝橋，王、李二人已先在左近等候。林公吩咐停車，招呼王、李及鄭氏夫人等一千人，同人菜館打尖，飯後一起登車前進，到天津歇夜。次日趕早站，逕往山東，接任視事，查點各役，並受屬員道賀，當日即有本省司道巨紳來道賀，次日循例回拜，整整忙碌了三天。然後巡視運河，驗催挑工，周歷沿河工次，南至滕縣汛十字河一帶，北至汶上汛塘長各河，履勘一周。統計挑河工程已完六分，未完工程，責成運河道員周尚督飭在事夫役，妥速趕挑，限期竣工。林公所以如此指施，都因心掛著黃河各廳，正值購置料物，趕辦春廂埽段時期，亟欲親往查驗，運河工程較輕於黃河，故爾委托屬下辦理，自己即日由濟南起程，趕赴豫東黃河兩岸履勘。自知初次出巡，不明黃河險要，對於七千餘垛的工段，茫無頭緒，欲加整理，必先查明黃河水勢的緩急所在，然後履勘工程，方有把握。於是，乘坐大號官舫，帶了李廷玉等巡視黃河。

那一日行經砥柱三門，適當黃河中流，水勢更覺湍急。林公縱目瞭望，只見兩岸高山銜接，中流五座山峰轟峙，劃分河流為三派。林公指給大家看道：中間一道，名為神門，左邊一道，名為鬼門，右邊一道，名為人門，這就是中流砥柱三門。

人門水勢最緩，可以行船；神門水勢稍急，行船頗險；鬼門水勢最急，簡直不能行船，倘冒昧行人鬼門，船必傾覆。鬼門外有砥柱石、將軍柱、梳妝石；人門下有臥虎石，你想水勢這般湍急，還有礁石聳峙中流，行船自易肇禍，真的是黃河中第一險道。林公巡視三門，從人門中駛出，繞到南岸停泊。林公挈同廷玉等一班隨員，離舟登岸。該處地名三門峽，都是山脈，南三門莊也在山麓，堤岸一半靠著山勢，工程不甚堅固，然後又到北岸。要知黃河南岸屬河南省界，北岸便屬山西省界。林公直到北岸，離舟登岸，巡視北三門莊，只見峰巒重疊，樹木蒼翠，水光山色，收入眼底，令人俗慮全消，忘卻步履之勞。

只管沿堤前行，也不知共走了多少路，正在出神觀看，瞥見一老和尚，從半山健步如飛，向山下奔來。林公顧語廷玉道：「你看那和尚年紀已有五六十歲，能夠飛步下山，真所謂老當益壯了！」廷玉答道：「看來這和尚是會陸地飛行術的，故行走山坡如履平地。」說時，老和尚已奔到堤邊，河中停著一艘空船，只見他解開纜繩，兩手挽住繩頭，掉轉身來，拖船上岸，在叢草之中。廷玉看得擡舌不下。錫鵬在旁說道：「這條船足有三五百斤，看他如舉鴻毛一般，容易非凡。這個老僧，兩臂足有千斤之力，但是他為什麼將此船拔起？看來其中定有緣故。」

話聲未絕，瞥見山上走下五個長大漢子，三個背上都背著包裹，奔到河堤邊，張望了一會，都顯出驚異的神色，一個黑臉大漢說道：「咦！咱們的船隻，明明係在這棵大樹根上的，現在到哪裡去了呢？難道被風浪漂失了不成？」林公等三人立在遠處暗暗好笑。忽見老和尚從茅草中，兩手掀舟起立，高聲嚷道：「瞎眼賊！船在這裡。」眾大漢聞言愕視，一見老和尚，都面面相覷，齊奔到老和尚跟前，叩首哀求道：「咱們有眼無珠，不識大師神人，冒昧驚擾，罪該萬死！還望大師慈悲，尊物奉還。」說時，各把背上包裹，放在草地上。和尚哈哈大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寶舟在這裡，你們拿去吧。」眾大漢拜謝起立，各伸手緊握舟舷，打算扛下水去，不料猶如蜻蜓撼石柱，不能移動分毫，情知又是老和尚弄的神通，只好再向他哀求。老和尚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這班沒用的東西，端的只會飲酒食肉，放著五個恁般長大的漢子，連一條船都拔不動，也得羞死！快閃過一旁，看老僧來送它下水。」說罷，只將右手向船梢上一搭，船頭向上一昂，乘勢向前一送，那條船竟如離弦之箭，直射出去，轉眼之間，已在河灘。五個大漢，都伸著舌頭，拱手稱謝，狼狽回船。老和尚也拾了包，逕自回山而去。

你道這和尚是誰？原來北三門莊有座禹王廟，相傳禹王治水，瞧見砥柱三門水勢險絕，行船經過鬼門，十翻八九，於是留住北三門莊三年，打算化險為夷，花費了無數人工，只因天生險道，水勢被中流山峰所激成，非人力所能挽回，只好題名人、神、鬼三門，勒石注明鬼門水險，不可行船；後人感念禹王功德，於石山上建立禹王廟。現在該廟住持僧法名定濤，就是拔船的老和尚，他本是峨眉山出身，天生臂力過人，更兼拜投飛飛上人門下，在峨眉山練習了二十多年，精通內外武功，力能縛虎，而且德行高深，不開殺戒。昔年到禹王廟探望師兄普濤，正遇普濤臥病在牀，自知壽數已終，便將師弟留住，等到臨終，便囑他繼任住持，已有十多年了。廟中薄有田產，香火四時不斷，遂得積儲多金。不料謾藏海盜，今天有盜匪戈源、戈泳兄弟，合著高大麻、尤七、周禿兒等，乘船至此三門莊登岸，假充入廟燒香，闖入住持臥室，將他所有值錢之物，盡行劫奪。當時定濤和尚並不反抗，由他們去翻箱倒櫃，他就一溜煙奔下山來，把盜船拔到岸上。論他的本領，對付五個強盜，綽綽有餘，只因早在佛前立誓，不開殺戒，所以不願出手傷人，才想出這拔船方法來，料想盜匪無船，不能回去，勢必要向他哀求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五盜見他神勇，伏伏貼貼，將原物奉還，不敢發強，狼狽逃去。當時林公在旁看得清楚，一邊移步回船，一邊向廷玉說道：「老僧智勇雙全，能夠謹守佛門戒律，不

開殺戒，懾服五個強人，更覺難能可貴。」說時已到堤邊，由廷玉扶登官舫，吩咐回轉行轅。

林公自知對於河務不甚熟悉，故爾不惜功夫，連日履勘，從北岸曹考廳查起，周歷黃沁廳，查遍上游。復從歸河渡過北岸，查驗下游曹河、糧河等處，計時一月有半。到處向土人詳加詢問，方知黃河工程，以稽料為修防第一要件，也就是河工第一弊端，只因黃河水勢湍急，崩決猝不及防，必須未雨綢繆，每年春間預先用條秫稽修築，以固河防。在工員役，遂視修築為唯一利藪，層層剝扣，以致朝廷年年虛耗巨額國帑，大半為在工員役飽入私囊，所辦秫稽，遂有腐爛朽黑，以舊充新，以虛報實，弊端百出，甚至堆築有意虛鬆，使它容易崩決，演成搶修急工，他們好於中取利。雖經歷任河督竭力整理，無如弊在下級工役，在上者隔膜多端，縱然將上級官員懲辦，其弊依然不能革除，真是隔靴搔癢，以致年年堆築修防，歲歲崩提決口，百姓依舊舊罹浩劫，無不把舞弊員役恨如刺骨，所以林公向沿河居民詢問，都將實情相告。

林公既悉個中真相，於是周歷南北十五廳，逐築抽拔拆視，但見各段的稽料，都堆在工作處所、兵夫堡房，林立堤上。而秫稽每築長至一丈，寬至一丈一尺，上面頭一層名叫門築，下層則為灘築。門築顯在上面，眾目共見，工程多屬完整，灘築掩藏下面，最易作弊蒙混，顯著的為架井虛空，混用霉爛稽料，不難一望而知；更有以舊料翻作新料，名叫並築；以新料掩盡舊料，多叫戴帽，種種弊端。歷任河督皆未查明，對於此等事情，都被蒙蔽過去，哪裡會得知這種弊端。今番林公親身遊巡，得到土人的詳告，故爾履勘南北兩岸七千餘築，先量堆稽寬厚丈尺，次驗稽料新舊虛實，有鬆即抽驗，有疑即拆視，按築以計束數，按束稱見斤數，時有弊混查明，當場責令該管官員，勒限賠補重修，觀眾人人額手稱慶，互相告語道：「這位河督大人，辦事認真，剔除積弊，從此稽堆結實，河防堅固，咱們老百姓可以高枕而臥了。」一班在工員役，見林公如此查驗認真，弊端不能掩飾，個個急得兩眼發直。

林公履勘結束，回轅召集在工大小官員論話。首先，向上南同知羅綬獎勵道：「遍勘南北兩岸七千餘段稽築，惟有你經辦的最為高大結實，簇新全新，實屬難得，當記大功一次。」

羅綬辭謝道：「卑職奉委河工差遣，堆築結實，乃是應盡的天職，無功可言，請大人收回記錄成命。」林公欣然說道：「有功不居，更覺可敬，本督賞罰嚴明，你只要始終如一，不懈不惰就是了。」羅綬唯唯而退。林公又傳睢寧、商虞、曹考等三廳同知，面加勸勉道：「你們三廳工程，尚無弊端，不過比較上南廳的堆築，殊有愧色，以後當師法羅同知。」最後向堆築有弊的各同知，面加斥責，著令賠補修正，重者革去頂戴，仍留河工辦事，以觀後效。在工官員，見林公如此精明認真，誰敢再舞弊呢？那時正值春廂埽段時期，關係非常重要，林公不便回轉山東，即日重行出巡，查驗埽段工程。

一日行抵開歸道屬的上南廳工次，忽有商虞通判沈賜恩特地趕到，稟見林公，報稱：「虞城上汛十六堡底廠，存稽一百六十築，於昨夜三更時分，忽報失火。卑職馬上飛騎趕往，督率夫役灌救，方得撲滅，天明檢查，計共被燒五十六築。」林公得報，暗想：適當咱出發驗料，忽報失火，只怕是有人放火，若不從嚴徹底查辦，只恐各汛相率效尤，耽誤春廂埽段要工，後患何堪設想？於是，立飭開歸道責成商虞廳勒限三日內賠補，一面起節向南岸逐段查勘。至第四日查到火燒之處，該廳通判沈賜恩迎候工次，稟稱燒料已經賠補齊全。林公驗明賠料重量出額，顏色鮮明，尚無弊混。於是履勘火燒形跡，只見該廠適當底路，不與民相連，四面挖有很深闊的壕溝，前設柵門，防範頗覺周密，且經該廳專派外委兵丁韓鬆茂、張亮奇、吳相臨等看守防護，閒人向例不得擅入，哪得會夜半失火？追問看守兵丁如何起火，皆稱是匪徒放火。林公向沈賜恩追問放火原因，賜恩答稱，黃河西岸，為山東曹州匪類出沒之區，向來有放火燒築惡習；一班奸民，預先賤價收買稽料，明知料築被燒，例由廳員賠補，特於工程緊急時，放火焚燒，他們便可抬價居奇，坐收厚利。林公勃然變色道：「此風不煞，足為河防大害。稽料雖然賠補無缺，放火正犯。豈容逍遙法外？守廠兵丁職責所在，也應有得罪名。」即命拿交歸德府法辦，並札飭知府錢寶琛，勒限十日，務將放火正犯拿獲重辦。一面通飭十五廳加意嚴防放火，倘有疏忽，立將該管廳員參革追賠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